

太保費文憲公摘稿

太保費文憲公摘稿卷之十三

序類

送安福令莊侯敦之述職歸治序

今年春天下群有司例入覲上計有詔天官卿覈其賢否凡鷹鷲豺餓糜濁而絲棼為民所憎惡者既罷黜易置使無稔毒於下若治卓卓法當進陟者以其宜乎民未可遽奪也則賜以璽書遣歸所治俾終其惠需其成而顯用之於時縣令莊侯敦之當選安福其縣人偕計在春官者若干輩相與謀曰自吾侯為縣邑而吾瘦甬積吾鄉有較吾步有船有梁吾

有缺也而無楫有犬也而無聲吾居有門也而無催  
租之率索錢之吏至焉吾有子者弟其賢者力學愚  
者力田而飭財通貨者各食其力吾父兄不煩優游  
田里而自足也吾顧與若皆得以囊書遠遊而無內  
顧之憂侯之賜多矣向侯之來也吾父兄與吾子弟  
惴惴焉懼侯之傳舍吾土而遂羽儀於朝是猶飢  
者甫飯而奪之孟乳者未睥而去其母惟吾二三子  
亦甚懼焉而今也幸

天子惠慶元元復界之將不有為歌為謠以洩其喜  
者乎然其言未必文也不文則懼其行之不遠亦何

以為侯之報吾聞太史氏於循吏例得特書蓋侂圖  
之乃蓋讓四人曰羅君復之胡君崇模鄧君孟騫李  
君元來詣予請予詢侯所以為邑之實則曰侯之美  
吾不能遽數然嘗擬侯於古人其孔姑茂乎可謂處  
股而不潤矣其劉褒乎可謂惴惴而無華矣其薛  
零陵乎可謂受直而無意矣予燕之太學與諸君讀  
史傳未嘗不擊節嘆息見其人及載筆以來職在  
褒貶微諸耳目又恨其人之難得也乃今得擬侯雖  
微諸君之請予猶將張之况以請之勤乎予於是竊  
有感焉浩俗號雕悍吏茲土者每訾視其民謂非惠

文館篇不可以見吾能起吾譽也而譏謗亦輒隨之  
莊侯直儒吏耳其聲與色不足以威劫其民為邑甫  
再期而美譽勃勃如是果何以致之耶蓋吉之君子  
務通經學古而其小人亦明習法比是非美刺不為  
苟同譬之明鑑照物物無遁形宜無益惡之而西施  
固以為已利也如侯之賢其得譽茲邑也又何足怪  
哉不然豈風俗與化移易今固與於昔耶是非予所  
知也姑以諭侯并諭夫天下凡為守令者

送臨安兵備副使王公序

雲南之臨安與安南壤地相接廣川大隧不有以限

之可舟車往來也其黃金丹砂珠香瑇瑁犀象珍奇  
之貨實中州所利而我之重寶利刃闢出於邊關者  
疑亦有之禁防稍弛則召募啓侮蔓不可圖又其封  
內魃蠻類文身雕題之種奸人怒獸其性固然文武  
將吏控御一失其所固有伏山箐挾弩矢號呼和應  
以螳臂而當車轍者矣故議者謂臨安要害地也請  
於此設副使一人專飭武備往則

天子賜勅遣之其振揚兵威有分閭之寄焉禁止奸  
欺有遂事之權焉蓋思患豫防於既濟之時不可忽  
也死者副使缺吏部請以御史王公行之往當其任

公家蜀蜀與雲南隣人謂公茲行猶長卿諭邛笮王  
褒使益州於宦游最便也且今安南備職貢唯謹邊  
徇無夜吠者公雖在邊以防患為職固可輕裘緩帶  
雅歌授壺用祭遵羊祜故事與在廷豈甚相遠哉所  
謂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知公有以自慰矣雖然  
天下之患常生於可忽伏於未然而智者必豫為之  
備故曰夏資皮冬資絺魯鷄之不期越鷄之不支況  
軍旅之務夷夏之防又事之大者乎吾以為

天子宰輔知安不可恃而遠不可忘也故擇公而任  
之豈循資代墮苟以金緋榮公公亦豈屑屑遠近以

私便其身圖而中臺士夫亦皆言王公前理壯縣  
甚有能声累按大藩廢置舉措舉中憲度在廷時於  
世所通患者輒先憂之今行其志于邊防禦成附惟  
力之視其能寬

天子南顧之憂必矣於公以言其僚鄧君  
禮方素君國佐實詣余詰以是乎

送聽泉華先生南歸序

國朝以翰林處文學謀議之任於事至重而難其人  
故常於進士中選其英敏者改為庶吉士使入讀中  
秘繼觀人所不見之書長養其材需其成而用之欲



其專也月俸朝朔望飲其勤也常祿之外給之朝暮膳給之華札給之膏燭費有是選者有道義從容之樂而無事牘鞅掌之勞故時人榮之至有列宿登瀛之號雖朝之諸司類皆顯秩至論地望則必以是為榮徃徃有仙凡懸隔之嘆嘆之不巳則又推本其所由致曰是其先豈常有孳施而未食其報者乎豈嘗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乎不然何以能致是也聰泉華先生為人端謹古朴讀書尚義而乃布衣常帶不為世用今年其子文光與天下士試於禮部名褒然

在第三入對大廷復占進士高第遂得入翰林為

虛言士其學問日富文詞日工而其深厚不露又隱  
然遠到之器為文光榮者知先生避名而隱德之報  
在是矣未幾來京師視文光每食進所給內法之酒  
大官之饌先生捧觴持觴欲御再輟顧文光宜拳拳  
副天子儲養之意先生自視其子亦恍如神仙中人  
感嘆之際必歸之祀宗累世之德而敢以為已能致  
是哉夫榮名峻功人所同欲然使我躬為之寧我後  
為之今先生擊所欲為付之于老而見其成成而享  
其養興至而遊遊倦而歸逃避塵網脩然自適則誠  
與散仙無辨其視文光蓋猶有上界官府之煩也文

光行且莫拜史職 馳封之命可坐而須矣以儒仙  
居山澤而兼有祿養之榮先生之樂可勝道哉先生  
之族弟濟之與文光同學而予同年友也來責贈言  
予惧先生之鄉人知慕其榮而不知本其德故以是  
告之

送洗馬梁先生使安南序

安南吾南陲蕃國也其王黎灑薨世子暉當立遣其  
陪臣贊寶乞封

天子詔選使往行冊禮大臣言安南奉藩保塞歲修  
職貢甚得畏天事天大體將命者不必便捷勇敢務

以新銜惟其好脩特重酬酢中度信宿之間固可成  
禮而返矣乃以司經局洗馬梁先生克正使兼翰林  
侍讀以行南海人既試京師者重先生之別詣宏責  
言為贈且謂先生以名儒魁天下入為

天子從官方勤廣廈細旃之講紬金匱石室之書  
不宜動僕夫於萬里遐絕之外宏因告之曰我

聖祖所以待安南最優洪武初嘗一歲三遣使皆以  
儒臣充之而其人皆效忠秉義克稱任使故百季以  
來遂為彝典非今始然也且大丈夫有志六合自懸  
弧已然而周覽名山大川網羅放失亦太史公家法

先生南行過銅柱思馬伏波之遺烈而傷其遭意茲  
之謗寧能不有感於中度坡壘隘留諸闕皆王師向  
所用武地則

文皇帝之廟謨張忠烈之雄畧訪諸故老庶幾猶能  
道之北望滄海見漢所棄珠厓未必不仰嘆 宣廟  
貽謀之遠也茲其遊不亦甚壯而何遠之憚哉昔入  
蜀之使微服而行人猶以星知之况奎壁祥光密迹  
華蓋芒寒色正是何星也又如傳乘西馬服視一品  
金緋煌煌從天而下吾知安南君臣企踵而望先生  
矣宏不佞請以是為先生贈

壽太安人曾母六十序

稱其母者以慈乎以賢乎曰不若以賢以賢則蕪變  
與教而慈在其中也祝母以福乎以壽乎曰不若以  
壽以壽則蕪榮與養而福在其中矣悅其母者以物  
乎以言乎曰不若以言以言則其賢與壽聞於人人  
而物不足道矣封太安人蕭氏今南雄太守曾君實  
夫之母蓋賢母也其生以永樂困敦之歲歷甲子四  
百八十有奇矣而六月幾望為其初度之辰實夫之  
南雄得便道拜慶請余請曰吾母賢非言不足以悅  
之前此十年嘗得今宮保西涯公之文寓歸以賀而

吾母喜甚然吾縻於官守恨不躬致也今雖以直忤時重以貽父母羞辱為懼而稱觴之期適當其可子忍愛一言不為吾母壽乎實夫自初第進士予即與之遊嘗多其文學之富則曰吾未冠失先大夫幾廢所業賴吾母督而成之嘗善其用刑之恕則曰吾母撫內外諸遺孤有息下至滅獲不忍輕加笞辱吾懼其有間焉而不食也嘗譽其守己之潔則曰吾誠忍貧莫吾母聞其不能存而喜耳後又識其子壻今鎮江通守胡鞏問其所由成亦曰少孤學于曾氏賴吾妻之母督而成之太安人之可謂愛而能教

豈不誠賢矣哉。賢而壽，理之常也。且庸以祝為也。雖無言可也。予獨喜實夫之歸及門，悅之方懸，蹀綵衣之屢舞，板輿前御，皂蓋後從，金緋煌煌，輝映珠翟，維榮與養，實兼得之。宗戚之與會者，閭巷之與觀者，遠近之與聞者，姑以戒婦姊以訓姒，莫不曰：願如太安人。福又莫不曰：願如太安人。賢斯足以致福，則太安人之壽非特曾氏一家之慶也。予烏能忘言哉。昔有耻巧宦之趨，著閑居之賦，以叙其養親之樂者，其詞甚侈。君子猶或稱之，况實夫茲行優游郡齋，咫尺親舍，無河陽瞻雲之繫，類相臺畫錦之榮，雖借力詭夫。



所得不能過是凡予之所不能言實夫必能賦之

送鄭君元良歸玉山序

有巍然而秀瑩然而澄號為冰玉溪山者是惟吾郡  
上游之邑而其間素封右族項背相望其人往往矜  
禮節好文雅從賢士大夫游久而不倦吾疑其俗固  
然然而求之他邑之族則未有能然者其亦山川之  
美使之然也若鄭君元良與予以最故則又其傑然  
者矣元良嘗辟為縣吏予第丁未進士時元良適從  
事京師為我助喜殊甚辛亥之夏予得告歸南道懷  
玉於是元良以內艱守制聞余來倒屣出見別久而

意益勤余頃北來則元良以授冠帶登仕籍將南還  
待欠於家欲求予一言以道其行又介其同邑秋官  
季公敬敷為致其懇予揆元良之意蓋有慕乎詩書  
禮義之華而不屑於刀筆筐篋之習其古人所謂以  
儒術緣飾吏事者乎蘇編禮嘗謂胥吏之賢優而養  
之儒生武士或所不若故漢世功名之士若趙廣漢  
尹翁歸張敞王尊多出於書佐卒使之中且謂後世  
之於胥吏果能擇之以才遇之以禮貴其小過而錄  
其功能勿棄之於冗流之間則彼有異於功名自尊  
其身不敢不奮而竒才絕智出矣如元良之淳厚雅

飭鄉黨不允使其見知於上之人而不以常調處之  
則豈不能以功名自奮乎予以是益信蘇氏之論為  
不誣也惟我國家律令詳明法意良美有志於功名  
者誠講明而復黜之則不徒聽訟折獄能察其情使  
民得以措其手足至於檢身飾行守法遠罪亦且不  
為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矣元良歸尚益留意於此  
他日果以功名顯則予今日之言其庶幾仁者之贈  
哉

送僉憲蘇君伯誠提學江西詩序

順德蘇君伯誠以成化丁未進士選入翰林為庶吉

士既而名益著必入史館為編脩其行已端潔冰玉  
皦然而問學文辭淵濤泉湧其志之所存則又欲有  
為以裨益當世若右者蓋於館職為無忝矣頃者江  
西提學憲臣缺請老以歸吏部推君可代詔陞君按  
察司食事往踐其任談者莫不賀選用之得人然猶  
以為館職乃朝廷儲養待用之賢昔人所謂官不坐  
曹居多暇日而得自娛於文字筆墨之間者仕進得  
此蓋至榮而甚逸也君茲出於方岳固重任孰遠孰  
近孰勞孰逸寧無辨耶夫君之所存方欲有為以裨  
益當世此其志節之高誠與世俗趨舍不同區區出

入勞逸曾何足論而况提學專職教導蔚為儒宗簿  
書米鹽逸不相及其罷兼事任殆與館職類以館職  
為之宜無難矣而君又館職之賢者出其緒餘以立  
教條舉職業如庖丁解牛烏獲扛鼎殊不足以為勞  
而其休暇之日固可以吟弄風月登覽江山超然自  
適無所妨廢是亦何嘗不逸哉且君子欲有以為裨  
益當世者其務雖殷而莫大於成人材以備國家緩  
急之用何者裨益之以一己之長常勞而不足裨益  
之以衆人之善常逸而有餘也君之職任在此而其  
才與志稱焉異時此邦之士經品題蒙賞識拔茅而

征觀光而進者宜徃徃有世之英而君自是日矣其  
成績亦當有木升鳴漸之慶庸詎知君不以此之逸  
為勞而彼之勞為逸乎君行有日館閣老先生率僚  
友賦詩贈之而進某為序以某此邦人又嘗與君同  
年進士也某緣是故敢肆其臆說以解談者之惑

送梅君中實赴永興司訓序

王揚盧駱以文名當世豈易得哉裴行儉乃謂士之  
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萐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  
非享爵祿之器也晦菴夫子嘗取斯言以率教學者  
在同安試補弟子員亦惟拳拳以士之靜厚愿懲者

為可教。凡纖浮佻巧，偶能文詞者，類棄而不錄。至引以為諸生師者，又必孝謹誠慤之人。烏夫文藝所以潤身飾物，惡可盡廢而士也。又豈可對祿為榮哉。然花之過艷者多不實，器之過飾多不堅，人之浮華者多不適於用。惟器識沉靜之士，持己必端，遇事必敬，與人必信。蒞官必忠，是雖不汲汲於功名富貴，而功名富貴將迫逐之而不能舍。公之所以後彼而先此者，良有以也。今天下風氣日開，獻畝之士釋耒耜而業詩書者日益衆。小縣學官弟子已不下數千。百負大縣則又倍焉。其能藻績誦說者，往往而是然。

於為己之學致用之實則未必皆能知之甚者群居  
以嬉習為鄙穢之談險詖之行而莫之耻彼其有教  
養之寄者苟賢矣不過督其月書日課求以邇上之  
責若夫名教所係不惟置之不問亦或鮮能自礪以  
率之嗚呼學校之為益其亦不小哉吾友梅君中實  
簡靜朴茂出於天賦且嘗游秘撰一峯羅先生之門  
與聞儒者為學之要故平居寡言笑慎交際不苟取  
與在鄉邦人士中蓋隱然遠到之器而文藝之工否  
有不足論焉茲以有司歲賦得教永興縣學予甚為  
學校喜意其必能敦行實礪名教率諸生為靜厚愿



慈之士而不徒成文藝之名也進士歐汝玉於君為  
姻弟君將行汝玉統手謀所以贈之者余亦不敢以  
少文為辭於是乎書

送鉛山少博曹君宗和序

上鉛曹君宗和既授鉛山邑庠少博余即其寓舍訪  
焉見其朴茂雅馴言簡而當其可知其中必有所養  
而非苟焉以狗祿仕者於是已竊為吾邑諸生得師  
喜矣既而其師秋官正即沈公孟倫過余徵言以為  
君贈曰宗和為金陵世家自其為兒時以穎異稱洎  
長而庠游則又以學行博雅為師友所愛敬凡七試

鄉關輒見屈於有司而宗和處之自若也今年春膺  
貢上春官例分送太學以需顯用宗和自願年及強  
仕遂就今官莫朝夕與諸生誦明道義庶幾得以養  
其高尚之志而於勢之崇卑利之厚薄蓋泊如也余  
聞沈公之言而益喜焉蓋世道久喪勢利之誘人也  
深矣所謂公卿庶士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志於  
富侈者蓋已漸見其端即有守道明義特立獨行之  
士亦且懷蘭芷不芳荃蕙為茅之疑其流將至於奔  
競貪污魚爛川潰而莫之遏也曹君今為師儒有化  
民成俗之責而其於道義勢利之間果能謹其所趨

而不反焉則其所以為教將有不嚴而肅不令而行者矣余安得不深為吾邑諸生喜哉昔有宋晦菴朱先生嘗與東萊呂公象山陸公講明道學於鵞湖之下至今百里之間猶有高山仰止之思且淳熙中改築學宮又辱先生為文以記之而其所以率教諸生者蓋深致意於成周德行道義之教無非隨事為學以勉其性分之常而病夫後之學者誕謾恣睢割裂裝綴其趨日以卑陋而惟利祿之知耳曹君由是而往尋先生之陳迹誦先生之遺言朝夕講誦之頃必面於道義勞利之幾而不徒以規繩課業為足以

盡其職焉則吾邑之人材當益盛風俗當益美予然  
後信今日之喜為不虛也

送泰州學正張翰序

洛陽張君騰霄通經飭行士也已酉領薦河南試禮  
部再不利今年復屈在乙榜騰霄知進取有命不可  
以強致且念師儒為清之吏責橫經論道日與諸  
生游優名教中可以樂志可以育材而亦庶靜者之  
所宜也揭曉之明日趨謝闕下已乃歸寓邸閉門待  
選其流輩亟走銀臺司進牒祈免以圖後效者擾擾  
塵埃中怒欲發癭見人或稱寃不已而騰霄獨怡然

自得有未喻者輒推分諉命以荅之未嘗有幾微怨  
色於是識者知騰霄之所養為不凡矣除目既下騰  
霄得為學正於泰州其友進士劉君元昭來徵余言  
為騰霄贈予惟師儒之職風俗賢才胥此焉係顧流  
俗不諱而忽之耳昔宋胡安定先生嘗為蘇湖二州  
教授推明體用之學以淑其徒而必嚴條約以身先  
之故出其門者多循循雅飭稽古愛民棟梁榘桷之  
詠至今後為美談彼固知師道之至重而必舉其職  
也其時程明道先生又以儒學廢熄教化未醇嘗逮  
請於朝欲擇學明德尊者為大學之師次以分教天

下之學其崇尚教育之法為說甚詳彼固憫師道之不尊而思得其人也今之學者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師儒之職非惟已不屑就他人之樂就焉者亦每每以相詬病豈上之人所以風勸而養勵之者無其術歟抑道學不明而人自陷於流俗之見歟騰霄生長於明道之故鄉而景仰其懿行將所立不同於古人乎夫騰霄經已通矣行已飭矣可以為人師而無愧矣因其所已通而益窮其理因其所已飭而益踐其實明誠並進而教學相長他日聞有以師道自立於流俗靡靡之餘者其必騰霄勉之予日望之

送新會尹沈君廷相序

沈君廷相既拜廣東新會縣尹是邑鄉貢士黃希顏  
詣余徵言以為君贈余曰沈君何如希顏曰君居閩  
之漳浦為世家其大父樗翁與其父克敦先生皆通  
經學古為隱君子成化丁酉君領鄉薦上春官蓋累  
試累屈怡然自適不以罪有司謂治人由家始也自  
戊戌下第歸亟脩宗法建祠堂勅祭田時享月薦一  
遵家禮而行復取敬義兩言名其所居以為為學之  
的構館扁文會聚族人子弟教之而躬自程督其業  
至於郡縣私室非公事未嘗敢謁焉是蓋持身不苟

者歟而且能施政於家者歟予雖未會沈君然聞希顏之言而竊喜焉夫自俗學之既盛而古道之不明久矣彼學之與仕特異其事耳同一理也儒之與吏特異其地耳同一人也道之與政特作用不同耳同一本原也而今之人類指詩書為學而法律為仕迂濶為儒而辨集為吏窈冥昏默者為道而設施措置者為政夫固不知古之為仕者必由於學若治民治兵水利筭數皆學之當務也古之為吏者必出於儒若期月而可三年有成皆儒之能事也古之為政者必本於道若充之保四海擴之配天地皆道之緒餘



也沈君知政與道一吏與儒一仕與學一由身心以  
端其本由家庭以善其則書曰自作不和爾惟和哉  
爾室不睦爾惟和哉是固君之所已能矣又曰爾邑  
克明爾惟克勤力事君其有不勉勉者哉雖然閱邑  
謀介又穆穆在位者之所當留意也是邑有后齋陳  
先生奮起於俗學卑陋之中隱居樂道超然自得而  
亦非離人獨立一意忘當世者井溲不食予心惻焉  
往哉沈君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者就先生而訪  
之又豈不能相與以有成哉如前所稱予既喜新會  
得沈君之賢而百里之民必無苛政之毒如後所稱

又喜沈君將見信於后齋由此獲乎上而民可治也  
希顏曰是足以為贈矣君行甚迫予不暇隳括遂從  
而書之

送何君翼海序

仁人孝子之愛其親者無所不用其極雖其遺書故  
劍猶必珍藏而世守之而况其體魄之託忍使有遺  
恨哉故於其葬也必卜地之美者以為之幽宮地美  
則生氣可乘神靈安而子孫盛斯理之自然有足信  
者雖守經據古之大儒不之廢也然生氣行乎地中  
至微至妙非目力之巧豈易得而知之此相地者實

難其人而世之君子徃徃輕於自用不知擇術之當  
慎亦獨何哉余先伯少叅先考翰撰公酷嗜青鳥之  
學苟通其說者必延訪焉晚始得豐城何君翼海服  
其學之精到遂委心以任之雖群咻衆議不為少動  
而君以為知己亦傾倒無遺凡墓地經君指點皆邑  
中佳山水也初先考閩邑之天柱峰秀拔可愛因偕  
君徃游而其陽復有盤谷曰楊梅尖最險而奧雖山  
不老而人罕有至者君仰而嘆曰此必有竒處明日  
晨起捫蘿而陟其巔則異境夷曠勢正形昂令人樂  
而忘返今先母余安人寔塋焉及先考棄養予謀塋

於君曰無易於天柱矣予眩於俗目猶豫未決君主  
之力甚且舊所開墜域衆以為偏右宜左徒君曰是  
其氣從耳入左則氣不可采矣予猶未之深信也穿  
壙而下當其東北階土暈相間紅黃奪目而上銳下  
抱宛然山之情狀衆乃嘆服若目力之巧一至是哉  
蓋君受家學之秘於野真雪崖二先生主道奴法一  
掃千支星卦之繆且嘗周遊名山歷履唐宋諸賢所  
莖地得其槩矧政九峰岫有特異者雖遠在數十里  
外即望而知之及其登山定穴又必環顧諦觀察其  
脉絡高下淺深有一定之見是固非偽師所可窺其

門戶也君自負其能嚴靜簡重非其人不肯輕售故世鮮有知君者見予家卜而得吉則曰樛里滕公之穴皆天所授吾何為焉而予實德君不能忘也因書此以為君贈

賀廣西道監察御史黃君時濟考最序

今之御史以才稱者多矣予固未能盡識其面也然聞其才輒喜又輒為天下賀以其有言責為

天子之耳目而致治此其機也其以才稱而予又幸識其面則雖一朝之好而未嘗不上為天下喜而下為賀吾私焉况與之舉進士為同年不惟其面之識

而抑其心之乎如是而稱於天下曰才御史也即儒  
馬者有不喜於色而見於言乎秦人黃君時濟舉進  
士與予為同年而嘗以其才試於修武修武之民見  
時濟君治其邑如治其家潔其身如處子之自潔也  
籍籍私語我明府才行固御史特章紱異耳既而治  
狀上聞召試臺事滿歲為真為真且三載嘗註通津  
監竹木之稅矣嘗巡畿甸督追胥之役矣嘗出兩浙  
理榷鹽之法矣宦成而怠賦近而汗難乎不易其故  
也而時濟之奉職持已如修武令謹謹不渝於是稱  
才御史者必及時濟臺之長最其考移於吏部部之

長最其考聞於天子皆曰才御史才御史云予懦者也聞知亦色喜端公宋君天章輩謀所以賀時濟者復推其僚陳邦瑞王朝儀耿誨之三君來強予言予豈能言者哉蓋嘗竊觀課吏之法矣九大而股肱小而百體其殿最黜陟雖統於吏部然必付之臺評而論始定是

天子於御史固寄以言責而耳目信之不疑也至於殿最御史則不徒以其言而必能行是考者何耶豈不以言行貴於相顧有正人之責者必先於正已而後可乎使已怠焉而欲責人之勤已汚焉而欲責人

之潔此之謂明見秋毫而不見其睫奚耳目之足貴  
哉勤如時濟潔如時濟惟已之先正汲汲焉宜其以  
才稱以最書而言之疏數不論也况其持重不苟有  
待而言言而

天子信之將自茲始乎予見時濟繼今而可賀者尚  
有進焉書之以俟

送節推劉君仲素之韶州序

仲素予畏友也偕其兄元素領薦書上春官屢矣以  
其素所蓄積與天下士度長絜大固宜在甲乙之列  
况於今古詩賦又有能名文章家皆推許之而乃屢



進屢屈於人豈非命垂數奇而然耶仲素春秋鼎盛以親老欲圖榮養俯就銓試拜韶之郡推以往大材小斷予甚惜之然其所專理者刑獄也聽斷之間關係最重古蓋有以一夫一婦之寃而致三年之旱飛六月之霜者韶茲得吾仲素幸亦大矣予又甚為韶人慶也仲素行子母弟子美及從子懋中方領薦同游太學借從弟編脩子和更為之請予贈言蓋仲素意也予因謂仲素曰子知韶之所以為善地乎蓋郡有韶石焉說者謂舜之南巡嘗登茲石奏韶簫故因石以名山因山以名郡則茲郡者實聖人過化之地

恍然餘韻之猶存也昔伊尹耻其君不如堯舜一夫  
不獲時予之辜而濂溪周子欲凡為士者志伊尹之  
所志况仲素蒞仕乃舜所嘗遊之地其蚤夜羹墻宜  
何如耶忍不以堯舜之臣自待忍使有一夫之不獲  
也志又稱濂溪嘗以提點刑獄之命按行茲土雖荒  
嶮絕島必緩視徧立以洗寃澤物為已任是即堯舜  
其民之心况仲素之所專理與濂溪同伐柯之則豈  
遠乎哉古謂有志者事竟成吾以仲素之行卜之也  
仲素勉乎哉刑清職舉之暇試為我眺皇岡酌虞泉  
登九成之臺坐望韶整冠諸亭取韓昌黎蘇眉山之

所題詠而賡和之以盡發其感慨懷思之興則野謀  
所獲未必無裨於政世有知我者且以登高能賦薦  
之雖進而理天下之刑為虞廷之佐未必不自茲始  
也仲素勉乎哉

送邑博張君廷貴序

予頃作室命匠氏市木於通津值溪流冬涸山中之  
筏弗時至僅得雜木數百章以歸若桴若楹若桷若  
窟皆室之最要者輒苟以雜木充之雖庸理之弗甚  
密質幹之弗甚良或外堅而中腐本直而末枉者弗  
能棄也既而春霖霑足溪水盈溢巨筏激流而下予

之室時猶未完乃始得名材市之蓋皆中樞桴床廡  
之任者也而顧用之為椽桶為枅櫨為闕楔不免截  
長而短斷大而小雖心甚惜之而有不能已者焉予  
於是乎有感因仰而嘆曰木之美惡異類鉅細異宜  
蓋有本然之則也而其見用於人乃不能盡當其材  
雖掄材者亦不能盡如其意固如是耶是豈有數存  
乎其間耶然自木后言之其膚理果密其質幹果良  
其中外本末果堅真端直如一則雖為椽桶為枅櫨  
為闕楔遠其能而在其用人必以名材待之而且無  
撓折弗任之患視彼樞桴床廡之非材而弗稱者亦

可以無媿矣惟人材之見用於世也亦然彼宜崇而卑宜通而窒負其材而不獲盡其用者世蓋徃徃有之而知人者亦深惜之而不能置也若龍泉張君廷貴之器度之材請之操存使之當事任理繁劇豈不可以少試其能以自表見於時耶而命垂數竒弗見錄於有司徒得一教官淹於黌序地寒而祿薄知君者蓋甚惜焉然君能循分守職未嘗有嗟老嘆卑之態在吾鉛與諸生處教尚行宜率之以身寬厚易直不嚴而肅諸生皆敬且親之則於模範之任雅稱而無愧矣君茲擢掌始興敬事諸生不忍其去而莫能

留也相率來謁予言以贈之行而邑長張君萬里復  
為之代申其意予弟完及從子懋中輩皆賴君訓迪  
以有成予於贈安可辭顧予雖知君而惜之恨力不  
足以振君則以予感歎之意發之於文庶幾有因子  
言而知君之可用不止於此耳矧近歲  
朝廷之上崇重師儒由此而登進者徃徃有之張君  
勉耶豈徒始興之擢而已耶

脩江先賢錄序

脩江先賢錄凡八卷所錄自漢而晉而唐而宋而元  
以訖乎我朝凡六十九人皆寧產也以繫之脩江

脩江寧望也江何以脩名江自寧入於鄱湖凡六七  
百里其委脩而遠也或曰江源脩潔飲者類之故多  
賢而可錄也何賢乎所錄之人大之以忠孝稱次之  
以庸勲顯次之以文學名次之以獨行著蓋中閭異  
教之在編次者皆有所節取而不忍其泯焉無聞於  
後也錄之者誰乎今之賢者閩憲周君公儀實脩江  
世族也公儀自為之錄乎據歷代之史蒐諸家之集  
而郡志家乘以及稗官小說莫不參稽而互訂之蓋  
甚博而核也錄之而又為之贊者何歎賞欣慕有不  
容已於言者史例固然也錄一也何以有正集續集

附集別集外集之不同為鄉而錄勢不得以太嚴為人而評義不容以太濫而曰別與外之區分又史例然也異教外之矣又何以賢之精於其術則賢於其類賢於其類則不得不賢於鄉也昔之賢者亦有意於錄乎人非愚陋孰甘與草木同歸於朽腐彼其勤一世以為心固有待乎其後也錄賢采足以重其鄉乎干木隱而西河美李陵降而隴西憚地非人固無以為勝也是鄉之賢則何以始錄於公儀仕優而學如公儀者鮮焉爾然則公儀之錄之也柰何秉彜好德達之天下論世尚友始於一鄉賢乎吾前有所取



而法焉賢乎吾後有所感而興焉其志遠其心公非徒務為博洽而已也錄備矣贊工矣而予又為之縷縷者錄而非序則公儀之意或莫之識也

送府主朱亨之考滿序

天下之官惟守為最重得人焉而任之其利於民為最大蓋專城而居賜履方數百里介乎藩臬州縣之間上之澤易流下之冤易愬欲而謁者易達也故古之循良於畦韭亭猪米鹽煩苛之事皆得親之而明之所照可及於櫻肉之鳥處之貽戢可及於吠夜之犬馴至善政乎感太和薰蒸則孽出境虎渡江鳥有

鳳者且下而來集焉茲其利不亦大乎然嘗旁觀而  
隱覘之今之稱者亦難乎其入矣彼庸而弛者不論  
也或張而急則近名亂而聽之者不論也或治而焚  
則召怨綜核勸阻之典豈端使然哉惟吾信之守甕  
湖朱公亨之靜而敏寬而有制明而不苛廉而不以  
為名仁而不以為惠如名山之出雲雨涵鬱滂霈而  
不見其運動之勞也如郭廓之充然有容而垣墉閔  
鑿甚嚴且峻也如鑑之瑩然而妍媸任物玉之栗然  
而圭角不露春風熙然著物而渾乎其無迹也豈非  
所謂其人哉予素知公公始有吾信之命固祿以循

良處之矣在朝今三年其治行之善不可以一二數問之於民民曰公真吾父母吾德之而不能報也問之於吏吏曰公真吾師帥吾畏服之而莫之敢負也問之於臺使部使臺使部使皆曰此真良二千石有譽重而無瑕指焉持是以獻

天子有不居治郡之最者乎公卿有缺而選諸所表焉庸詎知非公為之首乎雖然民不忍一日去公聞公行室議途謀且必有借留之請即公之僚友貳守曹君宗器察推王君仲脩輦亦不能無介然於懷問之則曰公與吾儕其家之督衣之領袖而途之指南

也茲行殆舍我而儀於天朝矣吾其如何予聞而疑焉夫淮陽之汲平原之蕭雖其居念斯民欲以庇之然終非重本之論使我朱公早踐台平謀謨廟堂出一令行一政其澤且及於天下矣獨一郡之民之利乎哉予獨惧乎操綜核勸沮之柄者於公未必盡知而獨拘拘常調淹公於彈丸黑子之地不足以展公之用焉耳諸君乃欲先一方而後天下乎哉於是皆以吾言博而不私也請書以為公贈予不能辭

半江趙先生文集序

宏之成進士也故廣東按察使半江趙先生與典試

事受知頗深先生之捐館舍有年矣宏頃歸道吳江訪其廬而吊焉見其子邑庠生禧問其遺稿禧出示此編凡詩六卷文如之蓋校於鄉彥文君壁而同邑大學生王君明所為鈔梓者也禧謂宏先生稿甚富然多散逸不存此特十之一二耳因以編端之序為請宏雖蕪陋詎有不可辭者蓋嘗聞之昔人謂文者氣之所形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又謂氣之於言如水之於浮物也水大則物之浮者小大畢浮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焉先生之文闕侈鉅衍奔放橫逸若得之甚易者然而法度從

容意味雋永讀之累日而不能捨去譬則駕萬斛之舟載百車之貨駛行於重湖鉅浸之中乘風破浪浩乎沛然而蜀錦越羅隋珠和璧於此可珍可愛之物莫不具在是其氣之盛也可知矣桓譚有言觀見揚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必能重其書者先生者白晢纖弱身不勝衣而其氣之形於文也乃若是其盛讀者安知其不謂先生為魁梧奇偉之人乎蓋世之秀慧能文者多矣然能而好者鮮焉好而不怠以上者加鮮焉不怠以上而能知克養之道者又加鮮焉先生天資穎異出於流輩早魁多士名譽赫然而嘗守之

以晦宮西曹有吏責可親朱墨敲朴之務而復乘其  
餘暇肆力於經史百氏之書恬於世利其守常調拔  
乎流俗視求田問舍之事若將逸焉而獨汲汲於問  
學文章不啻嗜慾飲食茲非所謂行之乎仁義之途  
遊之乎詩書之源而無迷無絕者耶宏嘗惜先生得  
年不永而致位未顯志業勲名有遺恨焉然文不可  
腐且其子能傳之在先生亦可以自慰矣先生諱寬  
字粟夫半江其別號云

太保費文憲公摘稿卷之十三終

太保費文憲公摘稿卷之十四

竹江劉氏族譜序

安成多大族劉姓居十五焉相傳漢長沙定王發之子禮嘗侯斯邑故封內徃徃皆其苗裔今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南峯先生文煥之族則世居邑東之竹江而宋宣教竹溪翁則其始遷之祖也翁蓋哲徽間人一子為宣議郎即再世為仲興甫仲興之子為謀章謀鄉二謀衍派以迄于今蓋十有三世矣其在元初以賢雄鄉邑曰南窓西窓者謀鄉派也生宋慶元間以文字友涇溪雲叟者謀章派也雲



嬰四傳諱英負節槩喜吟風月國初以賢良徵其季  
子南雄守敬齋諱實以其庶介忠鯁紀諸信史南雄  
生孔目學古諱敷以學行著於詞林孔目二子長任  
領鄉薦令武昌以循良稱次即南峯以不忝祖風方  
為時所倚重竹江累世之文獻何其盛耶初竹江有  
世系圖宗派錄南峯十一世族祖梅所翁蓋嘗脩之  
學古歆蹟為未竟而以命南峯昆季南峯昆季亦以  
遊宦故久未及成頃受制命贈敬齋學古皆如南峯  
今官南峯慨念慶源冀流澤之遠也乃取其母譜輯  
之其圖與錄一從歐例有史諸名公序之亦既詳矣

予言豈以予忝同年有世講之好不可以無言耶  
夫有生而後有姓有姓而後有氏有氏而後有族有  
族則源遠派分勢不能以久聚而情亦因之以疏疏  
斯忘忘斯薄薄則如塗之人矣矧貴富賤貧強弱賢  
不自於聚之中又有不能聚者而相凌相嫉之  
學且從此起獨疏云乎哉凡譜以明祖出重  
本源聯族屬崇愛敬庶幾遠而不至於野也聚  
而無相凌相嫉之釁也如是則彛倫可厚而風俗可  
美治化可成故若子重之予讀南峯之所自為引慝

然寓宗法於譜系之間其言曰凡吾竹江之族由今而後雖至於百世祭必合喪必赴冠婚必會和而喪之必得其情梗而導之必以其方不振而矜恤之必隨其力忠厚惻怛仁人孝子之用心也且篇終之錄於文憲特詳又冀其賢者卓然樹立庶乎魯穆亦之所云不徒保姓受氏以守宗祊如范宣子之誇而已也夫人必志於自立而後知身之當脩知身之當脩則吾身之所從出必不敢忽而吾所與同出者又安忍疏而薄之且凌而嫉之由是而尊祖而敬宗而收

身之有根於心而不已者矣况族之或疏或收

乎其人所謂有其人雖歷千載不絕豈非述譜之深  
意耶嗚呼立如敬齋吾信其死而不朽矣南峯父子  
又克從而振之為其後者盍思所以嗣續於無窮以  
為斯譜重乎

南征奏凱錄序

比歲嶺南北盜起甚為民患逃撫大中丞陽明王公  
伯安奉

上命合江西湖廣廣東之兵以討之而憲副孝感揚  
公廷宜分司南贛實飭兵以備盜于時出入行間効  
力尤勤丁丑夏六月率南安守季侯數等蒞上猶破

禾沙等巢秋八月率指揮馮翔等蒞南安解圍城之  
困冬十一月率贛州守邢侯珣等復蒞上猶及南康  
大庾攻橫水桶岡等寨歷半載境內始平明年春正  
月廣東泃頭等賊迺蔓未絕又率邢侯蒞龍州勦之  
閏月乃班師以捷聞時憲副公所部捕斬幾陸千  
人俘獲稱是上錄其功加俸一等而褒擢之恩尚  
有待焉凡郡邑游居之良南北往來之彥嘉武事之  
就緒也民生之底寧也畏途之免於相戒也徃徃撰  
述歌詩以為憲副公賀於是南征奏凱之錄寧都  
令王君天與復專使請序其端凱歌昉于軒轅周官

師大獻則奏凱樂春秋城濮之捷晉人振旅凱而  
說者謂天地之怒散以凱風故凱奏象焉其在詩則  
出車以美南仲六月以美吉甫采芑以美方叔江漢  
以美召虎而周王伐叛救民之功實於此乎著大抵  
皆凱歌之流也後世有朱鷺芳樹等曲列於鼓吹謂  
之饒歌亦多叙戰陣之事若皇武於度方城於愬則  
又專述其勞而擬之於雅矣夫蠻夷寇賊猾夏殃民  
有國者不得已而征之君臣上下勞瘁萬狀方事之  
未集也誠不能無與尸喋血之憂一旦得雋而歸鼓  
駢車譟發為謳歌亦情之不能已者大夫士從而文

之以明一時之盛以上附于凱奏之遺音君子固有  
取焉而孰以為侈乎憲副公器度才識閎偉敏達而  
又志存體國念切愛民事不辭難謀必慮遠其在閩  
嘗奏武平之凱矣今茲嶺北之役帷幄籌畫之謔而  
出奇制勝功冠諸軍故談者翕然羨之蓋其大者若  
諸縣機兵之不可用則議以所募打手補克募滿萬  
人皆律聞之兵也且月省募銀八千兩師行凡六閱  
月所省募銀為四萬八千兩矣兵餉則取諸儲穀取  
諸贖刑取諸盜課得米三萬石銀三萬兩自始事訖  
于罷兵初未嘗取一錢于公家科擾于民間也茲皆兵

之先務而公融處之合宜他可知矣凱豈幸而奏哉  
王君起甲科有志樹立其治兵衝也與公周旋憂心  
孔疚覩茲功之成宜其喜甚而敬予張之子稚辱公  
知亦深於助喜者乃不辭而為之序

海陽劉氏族譜序

贈戶部員外郎東莆居士劉公嘗譜其族而未備也  
其子大參君文夫因舊而增脩之間以詎乎故為之  
序其故蓋大參君之先出湖南勝國時有號玉川者  
來為海陽縣幕值世亂途棘因家海陽入國朝占籍  
東瀟兵燹之餘舊譜湮沒湖南之族不可詳矣員外



公作譜斷自玉川公始沿玉川而下至于其身得七  
世世系諱字卒葬婚姻之可書者皆書其大畧而其  
詳猶若有所待焉嘗曰吾劉之種德最厚久而不發  
天道不喪其將有亢吾宗者出乎公歿十有七年而  
太參君登弘治己未進士由戶部擢守處州再進今  
官茲譜之脩蓋以成公之志也譜之係甚重以尊祖  
則孝所由興以收族則仁所由興君子之教于家未  
有不先于此者吾儒悼宗法之既廢幸譜學之猶存  
至以為人心之攝風俗之厚朝廷之尊莫不干此乎  
繫是可以不重乎然君子之重之也必務其所以重

之之實使徒知譜之重而於其實或忽而不圖則義  
例雖詳猶錄雖備而於孝弟仁厚之道未必能體而  
行之其甚者骨肉之間已相視如途之人所謂喜不  
慶憂不吊蓋不必至於服殺情盡之時矣况望其教  
之行于家乎况望其施之政事推之踈遠而有益於  
人國乎員外公念祖脩德不忝其世而豫以亢宗必  
後之人此其於譜蓋知所以重之之實也繼其志者  
有大參君為之後克奉遺訓周旋罔墜達于官守顯  
顯焉忠厚正直所至茂著勲業卓然有聞而又工於  
藻績其文炳蔚海陽之族于是乎益大員外公責報

之言於是乎有徵矣古之為譜例者固曰得其人雖  
歷千歲不絕劉氏之譜由大參君而傳之其有窮乎  
夫有家者孰不敬其譜之常傳然而世變靡定遷徙  
不常故雖有可繼之業善守之人亦不能保其必傳  
而無慮惟公卿世臣篤于忠義乃能圖治弭亂保其  
國以及于家所謂明譜系守宗枋足以攝人心厚風  
俗而尊朝廷蓋理勢相須之必然非無益之迂論也  
君資望兩崇方將入補臺省以備治朝股肱之任善  
俗化以尊國勢予於君有厚望焉為君之後人者觀  
於斯譜蓋亦勉忠孝以益振其家聲以無負於作者

春暉圖序

春暉圖者郡侯閻周君獻可壽其母大宜人沈氏所為繪也太宜人歸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務本先生為繼配有大夫子六人長為郡庠生行可次即郡侯次朝信朝侃朝宗又次為庚午鄉進士朝俛初以奉直公貴封安人及侯貴復以兩宮置席進今封嘉平望後二日實其懸輓之旦所歷甲子蓋四百二十餘矣奉直公之捐館也諸孤孺氣侯亦歲行僅復太宜人督之力學漸不墜示先志未幾侯及伯兄季弟

皆以博雅著稱正德戊辰侯遂登甲科任臺察今方  
為良二千石太宜人於周氏可謂有扶微拯墮振壞  
為興之功而其撫立諸孤則信乎無媿於母道也侯  
念太宜人教育之恩無以為報其官于留都也已迎  
就祿養既有山東清戎之命又接近例扶侍而歸至  
于東峻又取道寧親去年報守吾信又懇請以來值  
茲慶誕又特透其伯兄來荆稟郡即捕觴介壽斯圖  
之繪蓋以致其款報之情焉且予竊太宜人之壽方  
所以賀之而侯乃以福壽壽之於友挂君用之  
君之亨俞君性之謙君用兩皆謂予不可以無言

也維閩昔有蔡母曰長安郡太君虞氏以其子端明  
君之貴嘗就養于泉于福于杭服被冠帔之寵而養  
極海陸之珍壽踰九十猶少壯當時人子歆壽其親  
者莫不以長安君為祝論者推原其福之備由於其  
德之厚謂非偶然而幸致也然予嘗考求蔡母之德  
亦惟曰在家孝其父母既嫁孝其舅姑事長慈幼既  
儉且勤家人宜之鄉黨化之而已是皆太宜人之所  
具有者在他女婦亦可以為賢矣而予考求太宜人  
之德則又不止於此焉蓋侯之兄弟凡九人次三朝  
儀次六朝儼次八朝佩庶母於所出也太宜人則撫

卷之四

之如已子侯有女兄三人前毋贈安人林所出也太  
宜人則待之如已女侯有季父與奉直公同產而貧  
無以為生也太宜人則以世業之當分者悉推與之  
惟務上悅其姑太安人林之心而一無所較夫子不  
偏於私愛而能推之以為均一之仁財不吝於私有  
而能捐之以成睦家之義此在大夫士猶或難之而  
太宜人有焉其德之脩諸已者視蔡母不尤厚哉是  
以有子如侯逮其貴食其祿聰明康儉備享諸福蓋  
天道之公因材而篤亦非偶然而幸致也矧吾侯甚  
孝施于郡政廉慎平恕如古之君子足以慰悅吾心

其位與祿方隆未艾僕元弟之以博雅著者蓄久必  
遠巍科膺仕亦將昂來太宜人之壽由此躋于蔡母  
而累膺顯命之寵褒為可必矣今之為人子欲壽  
其親者得斯圖而觀之且有感于予言又安知其不  
以太宜人為祝乎

黃氏族譜序

予始與太平節推新會黃君希顏游希顏每為予言  
其先本莆田人也來居新會之厓門已七世矣七世  
而上失其系以而又以地理隔遠莫從質究不勝水  
木本源之思蓋仁人孝子之不忘其所從出固如是



也頃歲希顏之從弟希仁拜龍巖令其理所去莆田  
既近亟使人訪求之則宋家之譜甚備自七世而上  
其系次皆可考焉蓋晉有諱岸者從元帝渡江為桂  
州刺史始居於莆田之黃巷自是族屬蕃衍散處閩  
中或流寓他土支派甚衆其後有名如軒者生三子  
曰元曰亨曰貞而元之子諱綱在某時以宣教郎轉  
大理寺某官出使廣左遂定居新會則厓門始遷之  
祖也以厓門之譜上接黃巷之譜支分派別有條而  
不紊而希賢毘仲敦念本源之心於是乎始慰矣然  
希顏復慮後世莫知斯譜之所由合會希仁以龍巖

入觀道出吾鉛則屬之來徵予序予觀斯譜所籍黃氏傳龜襲紫代不乏材可謂盛矣而宣教之裔至於希顏希仁與其從弟休寧學諭希美又以文學競爽繼取科第如頷髭地芥為新會衣冠之族豈其先世有積德而其委祉遺休宜如是其盛且久耶夫念前人之盛而必欲脩德以光乎前期後人之盛而必欲迓德以啓乎後此仁人孝子之心必拳拳於敬宗收族而譜牒之所由作也子年十七游大學辱希顏之知最深自是相處如同氣及宦游中外久不相見則必貽書慰問未嘗少忘而希仁以其兄相愛之故每

見亦必盤桓眷戀如不忍別其昆仲厚於故舊如此  
則於敬宗收族尤所當厚者又豈忍流於疏薄乎君  
子由是知黃之世澤必延於無窮而其盛不止於今  
日也為厓門之子若孫益念今日脩譜之意而求以  
無負於前人乎

贈襲齋夏伯高序

比年以先妣余夫人舊塋弗利懼魄未安將求吉壤  
而遷之奔走山谷不辭險遠卒無是以當意者每一  
念之幾於廢寢忘食而不能生今春自郡寓歸處先  
人之廬偕母弟御黃志定往遊龍仁僧寺愛其前

密會合風氣完聚可以葬焉且以歲時展掃為便也  
然而穴法之高低向坐之偏正時日之宜忌目眩心  
惑不能自決必待專門者決之因憶予岳翁大宰冰  
璩先生之葬其考妣也皆決於樂平夏嵩伯高氏豈  
所謂專門者即乃遣人步數百里煩列岳敦吉訪其  
家請焉時維春仲雨潦載途伯高不以勞憚携其子  
雲跋涉而來既至即前地裁穴立向灼有定見予心  
始決遂涓吉奉先靈往定執紼會葬者皆以為伯高  
之所主得山水向背之情非苟於其術者也襄事後  
伯高將歸予媿無以贈之而伯高懇以襲齋之卷丐

予一言蓋伯高旒有取于下襲水土之義也中庸之所謂下襲焉者其道甚大固非青烏子之所敢附也然而刑法家之學吾儒槩有取焉其乘生筮止理有定在當目之而不容易苟昧焉而不能知或知焉而偏徇已見不能目而定之則豈不悖于其術耶伯高知襲之義可謂不悖者矣故諸公素重之而予乃今知之予嘗慕天下之名山巨鎮方將著謝公之短屐理杜甫之煙艇遠遊歷覽以驗化工融結之定理伯高能從吾遊乎而匡廬彭蠡之間倘有佳處則伯高所熟遊而先得者也其必有以語我矣於其歸序以

屬之

芝英應氏家譜序

永康應君天啓持教鐸居吾信之明年以所刻芝英家譜來徵予序予取而觀之其前為圖為傳凡六卷其附錄為墓圖為家訓為時文凡三卷大槩倣歐之法而復以已見參之其紀載可謂甚備義例可謂甚嚴而敦叙之心可謂甚切也已應本出仙居中徙譜云宋季諱某者來贅大田竇氏因家焉其後胤嗣日蕃至更名其里曰諸應尋以孝感之瑞又更芝英蓋永康望族也芝英始遷之祖其行為九二而諱闕焉

由九二府君而下世次名諱配嗣卒葬始明白可紀  
四傳曰德厚甫讀書好禮雅與賢大夫遊其沒而葬  
也嗣子文樹文棋屬銘於太史蘇公平仲至以完德  
之士稱之應氏之澤已於是乎漸大矣文樹之曾孫  
尚道尤以英傑聞於鄉邦嘗欲作譜而未成也晚乃  
屬之天啓曰吾聞有家者必重其本始而後世可延  
吾應之世所可知者已十有三傳族屬之繁不啻數  
千百指情緣服盡且有喜不慶憂不吊相視如途之  
人而忘其本之同出者矣譜之作其可緩乎天啓奉  
其親之遺訓罔敢失墜比年以內艱讀禮之暇與其

姻鄉進士趙君懋德訂而成之其或書或否或詳或畧皆著一定之論蓋圖以派分則宗之大小不至於混而無別傳以齒列則族之少長不致於紊而無序墓以圖識則雖祖之遷毀不至於樵牧弗禁如後山之所慮也一披閱之間而尊祖敬宗收族之道胥此焉在其紀載不已備乎然事必闕疑行必紀實至於婦節之虧女德之爽與為人後者之失宜與夫其為俳優去為浮屠老子之徒者皆削而不錄其義例不已嚴乎夫紀載之備所以溥親親之恩義例之嚴所以立善善之教况掌之有專責而續之有常規非苟



為目前之親美者應氏子孫能嗣而守之勉為孝交  
睦嫻之行則不忍以途人視其同姓死葬嫁娶必相  
告而不絕孤貧寒餓必相卹而不至於愆然應之族  
其將日益以大矣吾固謂其悖叙之心甚切而非流  
俗之偷薄所可望也譜學重於古至唐末已廢不講  
自歐蘇而後重焉六一謂譜之傳在得其人老泉又  
謂賢者之不盡傳由譜不立之過二說雖小若不同  
然其實實常相須而不可以偏廢也應之先世有隱  
德至天啓與其從兄高安令天錫從弟鄉進士天監  
職方主事天彛始奮自科第顯用于時而譜賴以傳

談者謂應氏有子矣然使譜法不立則雖其世次之可知者不數傳已莫知詳而况望世德之傳與世澤之久乎此天啓之所為汲汲而不敢緩也且天啓方以明倫厚俗為職而其教能自其家始予尤賢之乃推其意而為之序

留餘張先生挽詩序

德興留餘張先生既捐館舍同郡鄉進士劉君世臣誄之同邑大方伯舒公本直銘之凡知先生者又皆作為挽歌以寫其哀慕之情而不能自已也積久成帙其子敬叔成來徵予序予讀銘與誄而考先生之

行其古之篤行君子而能自振於流俗者乎蓋先生始游邑庠以能敦尚行檢二親病躬事湯沐衣不解帶居喪柴瘠廬墓至終喪乃歸其處兄弟友愛無間言其馴鳩巢庭義犬相哺之感友人親喪未葬而赴禮闈之試者遂與絕交憲臣行部至邑而門禁不嚴因對策諷切之其彊直不阿有人所難堪者迨其為校官也又能以師道自立始居柳柳俗婚早有喪則聚飲歌呼以娛屍境有廟黥布柳穀食焉先生皆惡之言于上官竟格其俗毀其廟無所顧卹既擢懷安懷安之士多走外郡授徒學規弛甚先生亟加禁

過一節始詳弗服久乃悟而從之同類或干提學多  
備弟子員以規利先生獨否提學又先生鄉衮且待  
先生厚亦未嘗一動念也語曰時然而然者衆人也  
已然而然者君子也若先生者篤于守已耻俗之同  
非所謂君子歟使先生登巍跡賸得盡用其學行其  
志則必能回淳風佐咸治與古之名卿材大夫頡頏  
下上其所立當不止此而不幸厄於數竒沉于下位  
平生挾負百不一二試是以知先生者惜而悲之豈  
徒感薤露而歌聞鄰笛而賦者耶雖然人莫貴于有  
子有子則其緒弗絕而凡志所歆為者皆可托而傳

焉今叔成能紹先生之緒文學行誼遠出儕輩之上  
又能潛心理數於邵氏之聲音蔡氏之律呂深造獨  
得有所撰述成一家言縉紳多推重之然則先生其  
果死乎先生諱照字明夫以懷安教諭致仕初號勿  
軒晚更號留餘居士亦可以見其志也

孫子要義序

金陵楊君雲鳳以丁丑甲科來知弋陽縣事念承平  
日久上下習為恬戲民庶野狎類以兵非急務一旦  
潢池報警始駭而圖之無補也乃親勒民兵肄練武  
事月率有常日未嘗怠廢察其材質之可教者以孫

子十三篇授之俾講習焉君於聽斷之隙又取其書  
章斷而句釋之名曰要義庶讀者易知不煩於師授  
之觀綫也其用心可謂勤矣予與君有場屋之雅君  
因以序屬傳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子嘗慨近世  
所設民兵大率市兒之游食者也官府所以教之實  
同兒戲其於坐作擊刺之法百不一二識有警用之  
以邀賊鋒而餒士氣吾夫子棄民之論豈端為今日  
設邪而郡縣之吏往往幸目前之苟安不復軫事之  
慮亦孰知夏之皮冬之絺固有不容緩者乎予於是  
蓋歎揚君之有志於教民其賢為不可及也論者稱

武之書文畧意深其言甚有次序而旧注汨之或失其意故曹操杜牧陳暉三家之外又有梅聖俞之注歐陽子許其可與三家並傳今楊君之說主於簡明不事繁文不務援據得非慮失其意如聖俞之所見哉兵之機權誠有書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者史稱武初見闔閭以勒兵之法試于王姬三令五申而再鼓之必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乃已其不用命者雖王之寵姬必斬以徇王雖欲救之不聽也則其法令賞罰之施于三軍者其嚴且明也又可知矣使後之治兵者約束嚴明能師武之意而

行之又豈有見戲之譏乎武之言曰以虞待不虞者  
勝人曰無慮而易者必擒於人蓋兵貴於素練而慮  
貴於充定也故李抱真之為澤潞利世衡之在青  
皆以暇日教民習射世傳其事以為法吾意楊君之  
書既行不獨其所治之人通曉戰陣可以應猝制敵  
保障一鄉將四方之為郡縣者有慕而取法焉率為  
先事之慮由是轉偷惰為精明易厓羸為勇敢豈不  
足以折奸萌道亂畧而共保太平之業乎楊君儒者  
也謹質溫恭言若不能出諸其口而顧喜談兵纏纏  
不窮近者逆藩之變昧以忠義自勵蒐兵給餉不憚



勞苦豈非仁者之勇歟有知君者因其能而荐進之  
所治愈大其補益當愈大也

送察推東美嚴公考最序

東美公為中吳名士其在序庠早以博雅為儕類所  
服有司試藝莫不讓為先發及其門者往往取高第  
以去其游南雍也楓山章先生方以耆儒宿德為夫  
司成嚴師道不輕許可公在多士中又蒙賞識以遠  
大期之可謂賢矣然竟以數奇負屈晚乃循資謁選  
亦佐吾郡自他人處之搢紳之職或不能無鬱鬱  
之態也而公乃昂然如千里之駒朝燕暮越借

力焉豈非其素所蓄負固出於庸衆人萬萬耶  
宏以愚慙忤時中於逆藩愠干群小其不平之狀公  
獨深知之雖浮言鼓惑禍寔在前公持議不少變若  
謂庶寃鋤梗其職方當爾也叔季多徇得此甚難宏  
之德公實可以語諸人人而無愧者公茲滿三載將  
上計天官宏恐人之知公未必如宏之詳且確也使  
宏不悉數之庸詎知操考績幽明之柄者不以常格  
待公亦如有司取士徒拘拘於尺度公不負屈終身  
而無所控耶蓋世之能文詞者或短於刺裁善政事  
者或拙於藻繪公以儒飾吏實與華稱遇事迓刃縷

解未嘗執滯民有所懇為之剖分曲直咸中其情聽  
斷之暇大篇短章不廢吟諷雖公移吏牘亦皆粲然  
有文庸衆人能然否耶况治民固在於獲上而奉上  
或至於剥民公勤於職事受知上官諸所委任為之  
必盡其力即科率誅求拘於故比而勢不容已者通  
融節縮處之以權民與受一分之賜用是上多吝重  
而下無謗議庸衆人能然否也且用智者或缺於誠  
而負才者或傷於傲公之御衆接人不設城府不脩  
邊幅而襟懷坦亮禮度周旋見者莫不愛且敬之與  
之處者久而益孚庸衆人能然否也脫公生當數十

年之前惟其人不惟其資則超遷顯用以展布其才  
歎特易易耳而今也途拘格限安得不為頽駟李廣  
之歎耶雖然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蓋易道也公深  
於易者其尚安之庸詎知探考績幽明之柄者不因  
予言而有感乎於是太守魯軒周公憲守石州桂公  
通守半憲安公勉齋俞公合郡中大夫士各賦詩以  
贈公行聞予言而然之遂書以為序

武夷新志序

武夷山水之奇神剡天劃不可名狀自我文公創為  
擢歌來學人人能傳誦之雖不必親歷九曲徧觀三

十六峯蓋已心目豁然脫去塵慮以為一大快事比  
者巡接待御周君文翼清戎侍御周君世亨以使命  
蒞閩之暇常遊茲山入五曲慨文公書院之圯且隘  
也偕僉憲蕭君必克謀改築之規制宏麗視舊有加  
仍增置祭田擇朱氏裔孫一人世主其祀郡守張君  
公瑞又徵文以紀其成矣僉憲君以為地因人勝茲  
山實文公講息之所天下後世溯淵源而勤仰止者  
蓋將以蒙嶧瀛洛視之顧舊志多涉荒唐於此或輕  
或畧非所以明教也乃以重修之事託之太僕言  
恒叔而太僕之弟春官靴叔復加仇校焉其圖十三

其卷五事辭博備而其意則歸重於書院也編成將梓以傳郡倅前儀曹姜夔賓及建安令夏以元述僉憲君之意來逮予序予於是有感焉文公之在宋季志於道德特立獨行時宰惡之目為偽學黨尚希合之徒爭排擊之而不少恕予嘗見葉紹翁聞見錄所編肆其醜詆不顧得罪於名教自俗徇近徂者觀之君子雖強項持正亦何所利耶然譬之丹山碧水終古常新雖宿霾陰曠或蒙蔽于頃刻一旦天日清明纖雲盡卷其竒偉秀拔之形清冷瑩徹之躰不為少損見者無不依依然愛且戀之故宋季鬼蜮聲銷迹

絕讀史者喋齟焉唾斥焉不遺餘怒而文公之道煥然大明日中天而水行地也即其偶經暫寓之地巖泉草木猶有光寵而况於基構藏脩如茲山之重者乎而侍御及僉憲君宗崇興復之舉宜不忍緩而茲志之重脩又甚有補焉序其故幸掛名編予不敢讓也予家去茲山僅數舍累欲襆被往遊以償夙願而不果近歲蒙恩得歸蒲陽見素林翁嘗有同遊之約而又以時忤跡禁辭焉今幸吾鄉之逆魁伏法無足顧慮可以往矣而况有僉憲君為地主白飯青芻諒不為靳也酌寒洞采澗毛遂當釋奠於隱屏之麓予

是尋文公所據盤石與幽人逸士對飲名酒取楚辭  
而歌之志中佳勝將不盡為予有乎

慶太守杜公世美七十序

太守杜公世美吾鉛邑侯望之之尊府以成化丁酉  
順天鄉薦屢上春官弗利弘治癸丑始選補文登令  
遭外艱改知夏邑兩地三考遂荷褒勅擢辰州通守  
未三載用荐擢陳州守以忤鎮守改知隆慶州公樂  
京師將歸老焉乃陳情欲得京朝官以圖報塞詔可  
之既歸高卧不出日與鄉閭耆舊怡情觴詠一不以  
世累嬰懷識者謂公福未艾蓋公之才足以有為而



弗究於用公之年猶未衰而遽以謝事請焉謙而未  
滿蒼蒼者自將相之有弗昌其後而未其所享者乎  
既而吾侯以正德丙子領薦明年遂登甲科果酬公  
志而公之視听步趨聰明強健視初歸時無大遠也  
侯至吾鉛勵冰磔之操膏枯醒暘之惠日洽于民逆  
府之變能首率義旅擊楫西向助平大難于是賢聲  
騰播上下浩然歸重其殆得于治縣之譜乎公未究  
之才于是乎卒用于時矣歲之六月十有二日為公  
七十初度之辰侯敬北歸偕其兄民章率諸子德隆  
等稱觴膝下而拘于職守莫之遂也則以情告于宏

欲一言以為公壽侯能繼公之志而貽之令名所以  
壽之者至矣何俟于予言之贅邪况侯之所以治鉛  
實惟奉公之教耳飲者必源之謝吾意吾鉛之人旦  
夕祝天以祈公之壽者多矣又豈待侯之私祝耶詩  
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蓋吾鉛之人以父母視侯則  
宜以太父母視公推愛侯之意以及于公亦猶壽公  
之心宜無所不至也宏自度無以壽公體一念之孝  
惟欲率鉛人持盃水獻諸壽筵而已然京師遠數千  
里外猝不可至幸侯不鄙予言而有託焉得藉是以  
達鉛人之愛公之意公聞其子之操存如是治績如

是得民如是有不欣然而一咲者乎鉛實彈丸豈能  
久淹驥足俟旦夕且補臺諫施其澤于四方公之志  
將日益以慰顯揚褒大之命將日益以隆惟公之德  
之盛實足以凝成之而無愧也

瀛州奇處錄序

茲錄詩文若干卷乃先師禮部右侍郎補菴先生費  
公之所自錄也公仲子貴溪司訓衡刻而傳之謂宏  
不可無序宏賴公陶鑄而成其恩與生我者等愧荒  
陋無能為役耳于序安敢辭宏嘗聞公之教以為文  
貴有用古之所謂不朽必先立德而功次之言又次

之故公自為士時已能飭行檢崇實學慎於隱微未  
嘗苟且溫然良玉之無瑕也而人見公之德器顯顯  
昂昂特達珪璋之表亦莫不以公輔期之至於文詞  
詩賦或謂之小技餘事何足以觀公之大者哉第國  
家以館閣儲材將需其成而大用之處其地者無辰  
酉之勞無米鹽之責得因其暇日雍容藻績以叙幽  
懷而名人魁士氣豪才膽無所於發又不得不托之  
筆著述故欲觀其人之忠佞材鄙亦往往於是焉得  
之或謂即末而探其本可十七八蓋未為無見也宏  
竊觀公所為文雖出於一時應俗之作而其論必本

于仁義道德其意必主於箴規風勸庶幾人皆忠孝  
譙讓有士君子之行而斯世斯民藉吾儕軫援牖導  
共享夫熙皞之休然後于公之心為無歉蓋不徒以  
藻績工者也非所養之正其能然乎昔眉山蘇文忠  
公號為文章大家顧獨好觀賈誼陸贄之書其言類  
多及于時事至于人之情偽改之便不便必反覆推  
究莫有所感悟裨益而不為無用之空言公殆慕文  
忠而師其意歟公之官大學也尊嚴師道久而益孚  
晚侍講幄日乾夕惕實有古名賢積誠悟主之志惜  
天奪公速其經綸之業未及大展故功緒所就簡若

有遺恨焉然私評公議追論名德殆無貶辭于此可  
以觀公之大者矣司訓君勤學勵行思世其家而厄  
于數竒晚始筮仕地寒祿簿日用僅僅自足而乃能  
番意于此汲汲焉惟恐其先人之言行泯沒無傳是  
亦可謂孝矣公所著尚多司訓君力未能盡刻之而  
此則公在翰林為史編時所錄故題曰瀛洲竒慶錄  
云

慶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  
士敬所蔣公壽詩序

二月十有二日為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

殿大學士敬所蔣公初度之辰而公之年于是六十矣少師石齋楊公少保礪菴毛公倡詩以為公壽館閣諸君從而和者凡若干人而屬宏為序宏嘗讀詩至南山有臺見其所以祝頌乎君子者一則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二則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一則曰樂只君子遐不作壽二則曰樂只君子遐不作壽何其詞意之諄復而綢繆如此耶蓋所謂君子者其存心之正大持已之端嚴節操之堅貞謀慮之深遠必有以遠過于流俗而裨益于當時時論之所推尊人心之所屬望稱頌祝頌自有不容已者而國家之輕

天下之安危實于是乎繫焉故周之盛時以無忘  
為要務及其衰也則有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之  
由是觀之詩人之於君子從而祝之豈徒然哉少  
傅公童年發解于鄉已衰然為舉首及游大學屢魁  
季試名隱然動四方既登甲科入翰林涵養造就純  
厚淵博史局之編纂經筵之啓沃春官之輔導茂脩  
職業譽望藹蔚人固以公輔期之出佐天曹銓綜甄  
別一付之公議而不以己意與焉入掌帝制尋執事  
樞代言輔德夙夜匪懈嘗扈從武宗巡狩而南也  
孤立于權倖朋比之間潛消默奪多所旋斡其大者



如諫沮留都郊祀之舉援據典禮詞嚴義正尤人所難及者至于號弓之日國統岌岌未有所屬公與石齋公礪菴公協議定策翊戴天子入正太位釐革宿弊剪除奸兇進用忠良宣布德澤為邦家立大平之基樹勲業于一時垂聲光于百代亦何愧于詩之所謂君子耶惟天純佑命我國家保乂之功固有賴于格之壽矧 聖明建極方斂福以敷錫于民股肱所膺之地所宜首被焉者公之德足以荷天休稱上意所謂眉壽所謂黃耆蓋有無煩于祝頌者矣然吾儕千公有同道相益同心共濟之義其在今日則泰

之纍征復之朋來欣幸喜賀烏能已于言乎此二公  
與諸君倡和以為公壽之意也宏輒僭書以為群玉  
之弁

壽夏母匡大宜人序

昔范忠宣之母嘗以其父劬書之迹示忠宣故忠宣  
卒為名臣而無愧於先憂後樂之教劉元城之母嘗  
語元城汝父款為諫官而弗得汝幸居此地當捐軀  
以報國恩故元城明目張膽直言不諱遂以殿虎名  
于時夫母道類坤坤承乾以韞養衆子六三所謂無  
成而代有終者也故自古賢士大夫得一淑配焉以

為之相則平居儆戒相成既可以慎於進脩免於悔  
吝而世德之迓家聲之紹比皆有賴焉此家有賢母足  
以為子孫之慶而其慈訓之可傳者必載之史冊播  
之後世使人誦之不衰若夏母匡太宜人於其子  
殆亦聞范劉二母之風而興起者乎太宜人為臨清  
守象峯夏公之配從公寓京師數十年公早知勵學  
不以家務經心攻苦食淡一意講習起寒畯為名進  
士出倅大郡擢知劇州不以脂膏自潤不以盤錯自  
沮用廉能為良有司由太宜人志同德協以勤儉相  
之於內也公既捐館舍二子曰言公謹曰行公敏皆

未成大宜人以相其夫者勗其子未幾公謹因公之  
遺業而充拓之穎脫魁奮踵登甲第文學志行甚為  
儕輩所推服茲處諫垣值 聖明嗣極更新治化公  
謹奉詔旨厘正式弁盡剔冗蠹圻內民產與皇莊及  
貴戚田土淆雜而相侵者悉為正其經界杜其爭端  
諸所論列指切弊源詞鋒凜凜知有是非不知有利  
害士論浩然歸之公敏游太學亦有志進取期不墜  
公之業公可謂有子矣太宜人可謂能代公而有終  
矣以太宜人之德之懿其與象峯公惜老而貴也則  
宜然事乃大繆視履考祥者惑焉今就養京師食子

之祿近以尊號覃恩錫誥進封從公舊秩知者乃  
嘆太宜人晚福之備以為天必久而後定也矧天  
子方以孝治天下忠勵群臣公謹銳于報恩篤于養  
志職修而譽日著如健者升梯必詣其極寵渥之及  
于太宜人者未艾也太宜人年方指使齒髮猶壯有  
子能順其志大其家由此躋遐齡享全盛豈非理之  
所有者乎孟秋望後三日為太宜人初度之辰翟冠  
霞帔輝映門悅公謹兄弟拊觴感絲婆娑怡愉太宜  
人樂之諫垣諸君莫不為之賀焉以予與公謹有連  
未徵言頌之予棄太宜人之善於教子而逮其成也

嘉公謹之善于事親而養其志也重諸君之善于交  
誼而推及其母也於是乎書

送州佐余君國信之蓬序

仕欲及時又貴於不擇地而安及時而仕則精力足  
以奔趨智慮足以酬應不以歲暮日斜而忘奮勵之  
念不擇地而安則視外如內視遐如迩惟其處而樂  
於從事不以遠客孤寓而懷苟且之心士之志於用  
世者大抵然也今制士之由國學而登仕版者必卷  
千年乃得仕其處之率在中州或未及當選之期而  
願仕者則徃徃以嶺海邊徼之區處之自世俗而觀

類以為衰老貧窶苟於一得乃姑就是而無所擇焉  
夫苟景迫桑榆而絕榮進之望家無儋石而為祿養  
之圖則固有然者矣彼年甫強仕富能自給可以少  
待而亦汲汲焉甘心速仕詎非吾所謂仕歆及時者  
耶不擇地而安者耶上饒余君國信為宋參知政事  
諱堯弼之裔幼警敏其先君嵩山游邑庠治經為進  
進不已先少保五峯府君為子女弟相攸得國信甚  
愛之既而試于鄉屢進屢屈乃補例入太學交天下  
士聞見益博其于人情世故皆明習頃謁選于  
銓曹次猶未及國信喬曰吾年視彊仕過矣不及金

白效將奚待耶請于天官卿皆群試居優等于是往  
判蓬州蓬在蜀西南自京師而往道餘萬里自吾信  
而往亦數千里畧計其所經歷沿鄱湖溯江漢犯瞿  
塘灑瀨之險乃得達焉可謂遠矣而國信治行李訊  
程途乘風破浪了無難色其志一何壯也國信將行  
復欲予一言為贈予曰今之用人者似若以遠為輕  
而古之論治者則尤以遠為重以遠為重者深憂夫  
州縣之吏或戕民黷貨或庸陋巽奕以為民病而故  
擇廉且能者以安之蓋即蜀人為蜀計而發也國信  
以昇盛之年有用世之志而宦於其地予度其必將



以廉能自持固不忍黷貨以戕民亦豈甘為庸陋異  
粟之歸耶雖然持其志欲定副其志欲勤請以行喻  
蜀道號為登天不易至也國信志欲往焉登舟戒行  
不怠以止未有不至者也則其志為良吏欲廉欲能  
亦在乎不怠以止耳使國信佐淹有成績蓬之人歌  
之頌之則國信之棄時遠仕與庸衆人苟於一時者  
不同嵩山翁之所以教子與先少保之所以擇婿皆  
可無恨豈非子之所深望於國信哉國信作而謝曰  
謹受教子乃書以贈之

宜春高氏族譜序

宜春之有高氏相傳自潭州都督長史億雲蓋淮南  
節度使駢之孫南平郡王崇文之玄孫也初由宜春  
徙吉之歸仙歸仙族蕃屢徙其世忽無譜可考元季  
兵起有諱彬字用詢者携其子子隆自安福之筮橋  
復徙宜春常稱為歸仙後實今中丞公德滋之高曾  
祖也用詢之徙與其中表弟劉益偕國初各占籍為  
編戶既而益子以文無子子子隆之次子元亨生仕  
賢及連江丞仕忠若子孫皆從劉姓蓋百二十余年  
于此矣中丞公乃連江次子薦書仕版因之懼久而  
昧其本源也頃者既請復高姓于朝會覃恩有詔贈

連江上元及亨官皆中丞而爲誥之書亦復其始中丞公遂用歐陽氏之法創爲宜春高氏諱而斷自用詢甫爲一世由用詢甫而下得七世蓋子隆之季子曰仲芳氏者其子若孫之傳序皆在焉予素辱公知公之子鄉貢士社間述公意歆予序其故予不能辭夫諱之繫于家者大矣推本始則知祖之當尊序繼承則知宗之當敬廣恩愛則知族之當收聯疎爲親合異爲同長仁厚之風成禮讓之俗率于是乎在宜中丞公之汲汲焉而不敢後也中丞公由甲科厯令守方岳以至九卿存諸已有清修之德施于民有惠

愛之政著于時有匡濟之功既老而休又能以行誼  
範其鄉邦詩書成其子姓乃享眉壽為耆英卒荷顯  
榮褒大之命以乃祖乃父遺休委祉之光固足以高  
氏之宗而大其族矣然必著為茲譜以篤水木本源  
之念庶幾培植固而枝葉敷源濬深而流遂達仁人  
孝子之用心固是其厚耶鄉貢士又為予言公于劉  
氏祠墓之祭期世守之曰吾先人嘗食其德不可忘  
也于是益見公所存之厚繼公而興以為譜重者其  
可量哉其可量哉公名琬德滋字也其才畧用之未  
究鄉貢士博學能文而謙慎循雅蓋遠到之器將遂

繼公而興矣

石齋集後序

石齋集為詩若干卷文若干卷少師石齋先生楊公之所著也公早慧絕倫人以李泌晏殊擬之而又好古博雅力追作者初踐禁垣聲名已軋儕輩周旋館閣歷事四朝史局之編劇經帙之啓沃密勿之敷奏撰述所以紀聖政格君心代王言斷國論發舒人文發棄治化皆傑然大手筆然藏之秘府施于廊廟天下之人蓋有陰受其賜而不知或想聞其聲光而莫能窺其運用之妙者今此集所具特其平生酬應之

作耳予愛而讀之其詞清新而偉麗其氣溫厚而和  
平其體裁謹嚴而莊重如春日遊洛陽之園竒葩異  
卉呈露天巧而光艷奪目令人應接不暇如雅樂在  
懸金石交奏而律呂諧協聽者神怡心醉自然忘疲  
如入明堂清廟觀其基址之宏闊位置之整齊鑿斲  
之緻密而後知工師意匠之經營自異于尋常也豈  
非所謂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者乎自古國  
家盛時必有偉人鍾間稟以其英果銳之氣發為言  
論事功或以華國或以濟時卓卓乎其不可及斯二  
者得一焉已為難矣故曹劉之事業姚宋之篇章嘗

恨其不能兩盛也而公則兼之正德初公已處台鼎  
十四五年之中奸佞繼起擅權亂法國勢岌岌乎隨  
事匪救竭忠持正義所不可未嘗苟徇而異行謙守  
惟社稷之利不事危激以釣一時名故徃徃有所調  
幹上下皆倚公為重雖穆駿四騁京師晏然海內無  
虞既而國統中絕人心危疑公偕同列首定大策奉  
迎 真主入正 宸極以安宗社時朝政無所稟承  
者閔月公備忠防微慮無遺筭逆彬方統禁兵勢如  
騎虎變在旦夕公又亟請於 昭聖慈壽皇太后以  
懿旨儀頤擒之中外相慶幸不死亂兵之下史稱韓

魏公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公亦豈多讓  
邪登極之詔草由公視十余年之宿蠹大奸掃除殆  
盡而于忠貞之褒獎賢哲之荐進德澤之推廣纖悉  
備具至釐革冗濫歲省太倉之粟百四十余萬石所  
以感人心運國脉陸宣公奉天一制蓋不獨能下武  
夫悍卒之泣而已也新政之初公于大政事大禮典  
必揆之以道權之以中惟恐袞職有一毫之闕譬之  
於室向也上下兩旁風雨將傾懼壓左支右拄得免  
凌震之難非公誰賴焉今則撒而新之棟隆宇飭大  
厦沉沉凡在幘幘之下者悠然順適相忘于無事之



境殆有莫知其所自者矣。寃公之所以樹立將與古名臣埒而其文章之盛又如此，非天畀之全豈能然耶？非公所志者遠，所存者正，所養者至深，且厚亦豈能躋登茲邪？公諸子皆遠器，可世其家而太史用修趾美詞林，掉鞅摩壘，綽有餘裕。蘇家父子恐不得專譽于蜀矣。筮仕即受公知，既與事樞深，以得附大君子為幸。中遭說沮，分棄林壑，泰運彙征，復叨陪輔之末。蓋從公者久，竊窺公之襟宇，公平正大，踈暢洞達，所謂詭異頗僻，艱深險怪，心誠惡之。故其發之於文，與其為人，類焉宏非知文者，辱公不棄，幸掛名彙

後以永其世也於是乎贅

士齋詩集後序

士齋姓鄒氏為贈翰林編修國子丞未軒濮公之配  
以其子編修和仲貴孺人少聰慧其父贈御史郡博  
益齋先生教之列女傳諸書遠解冥契而又博覽子  
史以含咀其菁華形諸吟詠隨事摹寫和平莊重見  
者無不竒之以為是無愧于臞言之士矣因以士齋  
稱之然孺人雅自愛重未嘗苟作惟未軒公及和仲  
之嘗所往來厚善有托而求者乃時作一篇應之其  
稿亦多棄不錄宏其子婚也自贈寄之外未嘗有見

焉間以為請則曰筆札非吾職也是特纂組之彌文烹飪之余味耳何足以傳諸人人耶比者太平守傳侯希準奉其母太夫人就養郡齋以東山愛日十題懇孺人賦之侯以為能寫其純孝之誠作而嘆曰郡有班姑謝娘可使之泯沒而無傳耶從其諸孫太學生訓得稿閱之為綉諸梓而以序屬宏宏嘗評孺人之作文綵絢爛若機錦之初剪意味雋永若晁和之既調而其音韻鏗鏘又若雜佩之交振蓋舉女德婦功之懿而發之於華棧絲翰之間使其服章縫廁縉紳固足以掉鞅文苑為天下奇男子也而乃深處中

閨美不外見其胸臆之奇蓋有無因而盡吐者昔歐陽子序謝氏希孟之詩而歎其不幸為女子莫能章顯於世由孺人觀之豈不信哉雖然韞石之玉其氣為虹堙嶽之劍其光射斗物之奇者亦豈能閤且匿之今茲集得傳後而不終於泯沒不可不謂之幸焉耳矣孺人初未軒公育材校藝各稱厥任所至輒有賢譽勵和仲以學始於髻鬣遂以魁多士蜚英詞林其持身理家咸中槩則誠女之有士行者士齋之稱又不但以其詩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宏於茲

集亦云

壽封吏部右侍郎菊莊溫公詩序

菊莊溫公初為河南叅議會其子民懷趾美甲科以博雅簡入翰林遂既請歸蜀徜徉林泉而享有閒適之樂者二十三年于此矣今天子詔統御極民懷日執經史出入於梅履深巖之地既而由學士遷少宰仍與講筵且數月援保相劉文和公故事請以今秩賜公上方用孝理天下又念少宰朝夕啓沃之勤既朝上而俞旨夕下蓋異數也少宰函五花之誥三品之服西向百拜授使者走萬里歸獻紆公于時年已八十九月十一日實其初度之辰恩命及門壽筵

方啓賀者駢集閭巷聚觀以時則籬菊初吐有陶徃  
之秋香以地則浣花可飲有南陽之茸味公以朱顏  
華髮服宮錦繫重金對芳叢酌醇釀與客相屬悠然  
自適人望之宛如神仙中人何其樂哉顧少宰麼于  
官守不得遂其稱觴戲綵之願有拳拳焉而不能已  
者爰即寮友徵詩歌聯為巨軸將寓歸以致其祝慶  
之情而來屬予為之序夫人之所深願者有身焉欲  
其老而且健也有子焉欲其賢而且貴也茲二者皆  
出於天不可以必得亦不可以兼得然易示積善書  
稱欽福在吾人亦豈無感通召集之機而遂以天為

難必邪公以名進士敷歷中外在郎署持正守法有  
老成之譽在藩垣撫民馭吏有豈弟之政量資校望  
待以歲月且長方岳且入臺省皆囊中物也而乃韞  
材美於志願得行之日蓄精神於齒髮未變之時譬  
之密室之爐深山之木有久溫而常茂之理則其康  
寧豐饒蓋亦自有以致之而未可盡諉之或然之數  
矣况公於捕盜之舉不忍殺非辜以追督責殆與王  
晉公以百口保符彥卿之意同則其名與位雖未通  
顯而未究之業未食之祿實將持左券於少宰乎取  
償焉當大耋而受榮貶夫豈偶然之故哉且公聰明

不與興齊所到輒覓紙豪吟與騷人墨客爭奇聞健  
少壯者或不能及將來之筭猶未可量况少宰又方  
以忠愛結主知以經綸負時望崇階華秩推及於親  
闈者不可以一二計昔堯叟秉鈞省華無恙蓋蜀中  
故事而文和之父竟封保相少宰援以請焉豈非其  
先兆歟茲舉也蓋以啓賀公之端於是乎序

具慶榮封詩序

聖天子踐阼以來日御經幄孜孜以講學為事蓋即  
古帝王遜志緝熙之盛節也故一時勸講之臣蒙荷  
恩寵往往出於常格先是侍讀學士溫君天懷用薦



進吏部右侍郎為其父菊莊先生豫請封典既有詔  
與之比者侍講學士董君文玉以史勞進詹事府兼  
翰林院學士又具疏言臣幸暱就旃屢與溫某同而  
臣之父視其父加老臣母亦漸迫耄齡其應得封典  
乞如溫某例先期與之臣微 陛下之寵得慰臣  
父母於生存為幸多矣上復詔與之如何於是文玉  
之父願菴公由中憲大夫進封三品如文玉之官其  
母姿恭人則進淑人問公之年蓋已八十有三而淑  
人亦七十有六矣談者以為人莫難於有子有子矣  
必辭逮其榮有辭逮其榮者未必伉儷之偕老也

今公與淑人有文至為之子早以竒才博學魁多士  
列鼎甲升華法後而又並跡壽域與受封誥福如此  
其盛豈人間所易得耶是是以為公與淑人賀或曰  
公以名進士知黥有惠改其去也黥人思之至俎豆  
公於名宦之間及衣繡冠笏按行郡國持憲體棘棘  
弗徇中臺稱才御史必首公其後擢知滇郡所理雜  
氓若獠公鋤梗植弱各得其宜諸夷之構亂者諭以  
逆順無弗帖帖實古之良二千石也而乃竟坐前在  
言路以抗直為枉所忌會內宮災變詭而中之遂罷  
郡以去自人衆勝天者觀之公宜通而窒雖賢亦安

所利然未食之報卒酬以子若分所當得而不容已者淑人素以勤儉成公之德今亦偕榮而晉樂焉夫固知天定之終勝也是足以為公與淑人頌既又相率為詩以致其賀且頌之情文玉聯為巨軸來屬予序夫賀徵諸福頌本諸德固皆為公喜且幸之心予竊度公之喜且幸殆不止於是也公志大而才高方其被諶而歸也年僅五十有三才與志用而未究鬱而未遂江湖之憂畎畝之忠蓋有惓惓而未擇者茲文王遭際聖明以其得諸遼楚者徒容獻納輔養君德天子方念其勤勞而推恩以及其父母蓋必有味

乎其言而契乎其心者啓沃之功贊襄之澤且將冀  
彼於天下矣若然則公之未究者文玉能為公究之  
而公之志於是乎可遂茲非公之所謂喜且幸者乎  
予伯父少參公之成進士也與公同年今予又與文  
玉同館閣契誼之厚將世講焉故推公之心以廣賀  
且頌者之意文玉負雅望方進未已其所以增公之  
重固將有大於此者也

送大司寇清溪趙公序

清溪趙公以今上即位之初由大理卿擢刑部尚  
書而南越二年復來視北部之篆筋力強健聰明不

衰練達憲典恪共厥職談者以為耆壽俊在厥服固  
邦家之盛之祥也而公以年既及浩然有東歸之志  
所親或留止之公曰七十曰老老而不知足者古有  
鍾鳴漏盡夜行不休之譏吾歸矣庶幾免於是焉又  
何求乎乃入疏以請請甚堅上允之答以溫詔若  
曰掌邦禁持法公平朕倚任方切而何為遽以老請  
詞若是其懇懇邪朕重違卿志其聽卿乘傳即安於  
鄉又賜之璽書曲加慰勞諭有司給之月廩歲隸皆  
逾恒品蓋近日去國大臣所被恩典鮮有如公之侷  
者大夫士以嘆公之遭際為不可及矣公將行嘉其

知止又親製五言古體賜之奎章宸翰增重顏色藏之于家子孫將世世寶而傳焉是豈惟近代所無雖求之古昔亦不多見何其榮且幸也公自釋褐以來敷歷中外四十年于此矣其尹縣則為廉吏入臺則為才御史守郡則為良二千石歷方岳則為賢監司及擢中丞奉命北巡則以救荒興水利有功於甘肅按行東南則以清理鹽法問民疾苦有功於浙於閩蓋才因事見期于有濟與世之矯飭以為名高者不同比在秋曹處當奏讞惟其情一私不徇大奸之抵罪者有所挾衆莫敢斷公據法當以死或危之公曰

吾上知國法下持公論禍福非所計也賴天子聖明  
卒如公擬由此觀之公當危疑之際視法就己如鴻  
毛脫使不幸以直道忤時而去度公之心亦必無毫  
髮遺恨况超然高舉享有榮名如此則公之自樂當  
何如哉宏舉進士與公為同年於公之歸不能無晨  
星落落之感然觀公之所以自處則未嘗不服其決  
而美其高也夫壯而仕老而休功成名遂而退夫人  
能知之能言之然有其言者非難而有其心者為難  
有其心者非難而有其決者為難蓋聲利溺人甚於  
旨酒嗜其味忘其醉徃徃至於吐茵濡首則以昧於

止足之幾而不能自決之故也故子房之辟穀廣德之懸車史皆書之以為美談至於二疏之相隨出關好事者則又圖畫其事以昭示於人人之耳目豈非以知止勇退之難其人邪公蓋所謂其人汗竹之傳述丹青之摹寫可以無愧焉耳矣公同署左丞劉公咸栗右丞王公景昭亦服公之決而美其高者謀於宏歆有所贈宏於誼不可讓也于是乎書

鑒古韻語序

今上以天挺之資膺眷命御宸極其志將追古帝王而與之齊自改元以來日御經幄留神古典既取臯



陶伊尹周公之謨訓親加註釋以為書之三要又欲  
擇其大經大法作為詩章萬幾之暇以馮玩而自適  
焉是豈徒稽古右文姑為粉澤之具邪蓋將因其言  
求其心味其理由是措之躬行施之政事庶幾天下  
生民復蒙至治之澤必如唐虞三代之隆而後已也  
翰林編修華亭孫君貞甫自陶唐以至勝國可為勸  
戒者幾六十人人為五言律一首以述其賢否之槩  
而復以數語斷之繕寫成帙獻絃上覽而嘉之若  
曰諸詩皆有關於治亂得失之故以為朕鑒非徒作  
也其賜名鑒古韻語於是聞者莫不誦之虛襟听納

以圖新功且賜之寶飾及尊酒羊羜以嘉勞之公同  
郡之仕于朝者乃來徵予言以為公賀夫世之君子  
其議論足以揚推古今其設施足以康濟民物往往  
皆有用之材也然而見之于用或不能將之以誠則  
謀其國未必如謀其家視天下之利病未必如視其  
身之利病者多矣予每與西峯言見其為國惜費雖  
一錢不畝妄損為民節力雖一匠不忍無故而勞之  
其庶乎古之大臣鞠躬盡瘁憂國如家者乎其所謂  
以誠而用其才者乎盡公之用恐不特優於一官然  
唐虞之世伯夷不敢與知樂夔不敢與知禮稷契臯

陶皆專治教養刑獄之事亦惟任之久而責其成焉  
耳使工部常得公而人其於天下豈小補哉予將用  
是為天下賀蓋公天下之人物而非徒可以為鄉郡  
之光也

送大埔縣令方君懿鄉序

上用廣東守臣議以潮之揭陽邑大地廣拆為大埔  
特設令以分理之吏部以為縣治初立非其人不可  
輕畀選于衆屬之吾鉛分教方君懿鄉方應山西之  
聘典文衡將遂上春官就試聞命而反或惜之曰君  
皆魁廣西鄉試遂于學其文藹蔚擢甲第宜無難者

偶一蹶俯從乙榜而其志未已也今茲再奮持滿而  
發期得雋以償夙願而拯國者乃循常比而小用之  
亦獨何哉君未必無介然於懷也又有為君喜者則  
曰君之為師儒也雖以好修善誘信于上下然橫經  
倚席徒事筆硯即有經濟之畧無所用今用之一邑  
利可興弊可革環百里之民將被其膏澤而父母仰  
之君之心其不有以自慰矣乎或持是二說以質于  
予予曰遭之順逆存乎時處之崇卑存乎命朕之稱  
否存乎才功之成就存乎志以懿鄉之才之美而不  
得雄飛遠騁以直遂其所欲蓋制於命而因乎時耳

然冲霄之翮不終於枳棘躡雲之足不終於塩輜懿  
鄉萬里在前可遠可大一時之得失顯晦何足以芥  
蒂於其中耶夫令之為位雖不甚崇而上下之責率  
於我乎萃焉一德意之頒而不能下究令之責也一  
寃聲之籲而不能上達令之責也是其耿亦豈易稱  
哉故非有才者弗稱况新設之邑百廢未興衆心未  
一歆其秩然而舉帖然而從則尤難矣惟懿鄉之才  
足以有為而志又甚壯故用人者擇而使之懿鄉能  
不擇官而仕不擇地而安以其平生之所蓄負試之  
大埔惟職之求稱焉民志日孚賢聲日著郎臺監察

可以頗拾仰取其與甲科之所就又何異乎懿鄉之  
仲父鶴峯公與予同為丁未進士其筮仕嘗令宣城  
宣城號難治鶴峯以廉耿馳譽用薦入臺歷陞憲副  
大參乃請老以去懿鄉之學實出於鶴峯於其治縣  
之譜蓋嘗有槩於其心矣暮歲以往有以循良聞於  
嶺海之間而可備臺省之選者非懿鄉其誰歟懿鄉  
將別其僚友廖君必周蒲君惟馨及諸生劉璣輩未  
謁贈言予於懿鄉有世講之誼不容已也遂書得或  
人所質者以貽之

賀太中丞陽明王公討逆成功序

古之君子能為國家弭非常之變立非常之功勤之  
鼎彛著之竹帛垂之百世而不朽者豈特其才智大  
過於人而不可及哉惟其天資高明器局宏遠而學  
術之正又超出乎流俗以故嚮往圖回卓有定見雖  
當事變動勦衆志惶惑之際忠義奮發弗以成敗利  
鈍芥蒂于其中而天之所佑人之所助固於是乎在  
宜其所立之奇偉卓絕非常人所能及茲所謂傑出  
之材而世不可多得也大中丞陽明王公學憲大原  
體兼衆器早以忠直負天下之望方逆瑾之擅權也  
疏陳時弊言極剴切其受擯斥處遠惡而不辭賴天

子聖明旋復召用惟其所在必竭誠圖報而委任亦  
自益以隆宏嘗謂其操存正大可擬諸葛亮范仲淹  
言議也達可擬賈誼陸贄蓋古之君子可當大事而  
不負其所學者至於分閫授鉞運籌制勝則又趙充  
國裴度之流而吾儕咸自嘆以為弗及也頃緣閩卒  
弗靖特命公往正厥罪公自南贛而東六月既望至  
豐城聞逆藩之變作矣時江右撫巡方岳諸官或戕  
或執列郡無所稟承賊衆號數十萬舟楫蔽江聲言  
欲犯留都且分兵北上而萬里告急又不可遽達于  
九重公慨然嘆曰事有急於君父之難者乎賊順流



東下我苟不為牽制之圖沿江諸郡萬有一失焉旬  
月之間必且動搖京輔如此則勝負之筭未有所歸  
此誠天下安危之大機義不可捨之而去也遂徇太  
守伍君文定之請暫駐吉安以鎮撫其軍民且禮至  
鄉宦王公與時劉公時讓如公謙之王君宜學張君  
汝立李君子庸輩與之籌畫以孫宜符舉而動會侍御  
謝君士潔伍君汝珍以使臣知自兩廣皆銳意勤王乃  
相與移檄遠近號召義勇以期必成討賊之績旬浹  
守邢君珣袁守徐君璉臨江守黃君德孺瑞州守  
月君克元率僚屬各以其兵至美又旬浹則

陳君槐信州守周君朝佐饒州守林君城建昌守魯君璵率僚屬又各以其兵至矣時賊已破南康陷九江方圍安慶其東侵之焰甚熾公議先取其巢然後引兵追躡使之退無所據而進不得前庶幾其氣自沮而殄滅為易七月望日集旁郡先至之兵會于樟樹越五日辛亥進克省城賊遂解安慶之圍率兵歸援公曰吾固料賊且歸歸則成擒必矣衆方洵懼公設方畧督伍守等嚴兵待之又分遣撫建饒信之兵往復南康九江以成犄角之勢乙卯敗之于樵舍丙辰與戰復大敗之丁巳用水攻之策遂擒首惡逆黨

若干前後俘斬無筭其紀諸功載者實一萬一千有  
奇首惡纒繫入城軍民聚觀感泣嘆聲動地皆曰天  
賜公活吾一方萬姓之命微公吾其如何其君子則  
曰惟天純佑我國家實生公以撥其變茲惟宗社之  
慶獨一方云乎哉蓋此賊之惡百倍淮南其睥睨神  
噐已非一日中外之人皆劫於積威恐其陰中而莫  
之敢發其稱兵而起也吾黨之庸懦類佐吾朱驕如  
者猶以為十事九成四方智勇即有功名之念歆與  
一決而竊計利害避山觀望者又十人而九也公出  
于危途首倡義旅知我之當狗而不知功利之可

曰知亂賊之當誅而不知身家之可慮師以順動豪  
作響應甫旬月而大難遂平不啻如摧枯振落非忠  
誠一念上下孚格其成功能如是之神速耶傳曰為  
人臣而不通春秋之義者遭變事而不知權則以今  
日之所處觀之語分地則無專責語奉使則有成命  
而忘身赴義不恤其他雖其資稟器局向與人殊然  
非學有定力達于權變亦未必能如此其勇也宏昔  
忝詞林嘗從公之尊翁太宰龍山先生後因辱公知  
最深自愧局量未弘動與時忤逆賊再請護衛葺却  
其賂遺而力沮之或以為賤兄弟之歸及歸而屢受

群兇之侮皆出於其隕中也勤王之舉未及荷戈前  
驅有遺恨焉故公之英聲茂實震耀鏗轟雖無俟於  
區區之贊頌然不世之仇賴公一旦除之則其欣幸  
宜百倍於他人烏能已於言耶故具論公之樹立可  
方駕古之君子者以為天下賀而亦因以致吾私焉

奉賀提督督機密軍務大內相守菴張公  
獻凱還朝序

皇上臨御既久益明習國家事爰舉虞周之典巡侯  
甸四征不迂於是聖武昭布諸藩臣庶莫不欣欣然  
遠望旄頭之塵而以利見為幸也會江西宗室宸濠

元肆雲謀為不軌兵號四十萬焚掠沿江郡縣攻  
畿輔直指留都駸駸北犯上聞變怒告諭廷臣  
親統六師以討平之御用監太監守菴張公奉璽  
書叅密謀督郵務偕御馬監太監張公安邊伯朱公  
左都督朱公率前鋒來搗逆巢惟守菴公嘗仰贊廟  
謨封寘鑄誅逆瑾平燕齊楚蜀諸大盜天下想望其  
威名久矣而况天子自將師以順動勢如破竹先聲  
所震人心翕然一時封疆之臣幸脫于虎吻者固不  
爭先敵愾思款執訊獲醜以待俘獻元惡無所逃罪  
遂尔成擒守菴公仰窺淵衷以伐罪吊民為急謂逆

賊雖平而一方之民與吏呻吟者猶不能無來蘇之望汙染者猶不能無濫及之憂也乃兼程來蒞洪都敷布德意以慰安衆志庶幾遺毒餘烈一旦悉除其同事諸公與公協心罔有猜間遠邇孚感人用大寧上自是脫然無南顧之憂遂議回銜比歸益脩內治公亦且獻凱而還朝矣左叅政徐君璉偕其僚邢君珣周君文光按察使伍君文定偕其僚陳君魏謝君彖皆德公甚而謀所以報之知公志於不朽雅好文辭餘不足以為贈也乃專使責宏一言欲以頌公之德之盛已而此德公伯安又特貽書來致其奉

之意焉宏惟公之功在社稷澤在生民夫人能知之能行之又何俟於宏之縷縷耶然其一念體國之忠禦險糾紛之際而嘗有從容贊畫之妙委曲將順之內而常有匡維旋斡之力天下實有陰受公賜而未能盡知者茲行也戡定禍亂而不必功出于已翊戴聖躬而不使過歸於上節省財力而不欲擾及于民扶持善類而不忍罪坐于無辜其誠足以結主知其公足以萃群渙其勇足以作士氣其嚴足以正師律其仁足以廣上恩其蘊足以勵貪求之俗其謙足以得士大夫之心萃茲衆美有古賢臣名將之風巡撫



君及藩臬諸君之所謂感激蓋由衷而不容已豈以  
聲音笑貌強相謾說者耶矧逆賊之謀實萌於護衛  
之復公之疏瑾也首及焉使公久掌樞務則其再請  
之奸必不能遂而今日之變可逆折而潛消矣於是  
乎益見公之早辨豫防慎大易履霜之戒軫前賢曲  
突之慮非忠於體國能然乎公茲歸人謂聖天子必  
復以樞務付公延頸企踵顚然有太平之望而公亦  
豈容遜避耶宏自明農以來文辭荒落何足以為分  
賀然諸君之意實歎致闕省士民德之之私而宏之  
感幸視士民殆有甚焉不可以無言也於是乎

遼川汪氏族譜序

汪氏自遼源來居上饒蓋十有五世于此矣其始遷  
之祖諱居擇實當宋嘉佑之時居擇生彥文彥文五  
子曰智曰仁曰聖曰義而其季曰克俊皆居遼川克  
俊以賑受賜為嘉定司戶其子四人元高遷陳村元  
亮遷橫山元凱遷東岸元益遷西岸又皆遼川之分  
派也自是族屬蕃衍世有衣冠入國朝曰仲敏者由  
太學生官御史曰仲惠仲庸者皆由明經官邑博吾  
所及識者湖州貳守諱貴領景泰癸酉鄉薦與先伯  
諱珣者為同年寧波教授諱紳領成化癸卯鄉薦與

宏為同年今大理寺丞荆山先生景顏登正德辛未  
甲榜與予從弟宋為同年數上饒甲乙之族必及遼  
川可謂盛矣比歲荆山以直道忤時退處于家念家  
政莫先於睦族也乃取其先之譜續而修之叙世系  
則上及于還珠又上及于新安于南江于平陽于穎  
川因舊聞以重其本始不敢遺也自遼川既遷之後  
以世繼世絲牽繩聯諱行必書生卒必書娶某氏必  
書葬某地必書賢者之行實仕者之履歷必書則以  
耳目所逮可信可傳不敢遺焉耳夫記成荆山以予  
有世講之好來屬為序夫人必有祖繼祖則謂之宗

而屢遷族屬漸多流派漸遠則其情漸踈勢將漸散始有喜不慶憂不吊則視如塗之人者矣仁人孝子以為今之相視如塗人者由不念其初同出一本也迥流而源自葉之根必究厥初之所自出於是乎譖謀作焉由吾而後家藏而世守之必能油然而興起其孝弟之心而相率為禮讓之行豈復有忘其祖忽其宗而不恤其族相視如塗之人者哉汪之先若司戶公所立義規凡數十則鑿鑿乎尊祖敬宗叔族之彛訓也荆山奉以周旋本之以仁厚文之以詩書奮起布常棘華棘寺理壯縣為良有司在中臺為才御史

治刑獄處當奏讞必麗於法無愧於古之名鄉可以  
為汪氏亢宗之子矣其為此譜蓋欲凡為司戶公之  
苗裔者相視相恤正倫理而篤恩誼延長世德而振  
起其家聲也然則與荆山同出於一者可不各思自  
勉以求無負於斯譜乎